



## 大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三十六次全体会议

1998年10月12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代理主席: 巴莱斯特拉先生.....(圣马力诺)

主席不在, 副主席菲利普·巴莱斯特拉先生(圣马力诺)主持会议。

下午3时10分开会。

## 议程项目 8

##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 会议委员会主席的来信(A/53/298/Add.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提请各位代表注意文件A/53/298/Add.1,其中载有1998年10月1日会议委员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会员国知道,大会第40/243号决议第7段决定,大会附属机构,非经大会明白授权,不得在大会常会期间于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我刚才提到的那封信指出,会议委员会已建议大会授权新闻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要部分期间在纽约举行会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过会议委员会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 议程项目 164(续)

##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 秘书长的报告(A/52/871)

穆罕默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让我首先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报告提供了对非洲冲突根源的全面而客观的分析,这些根源既包括历史遗产,又包括经济困难以及可以归因于具体冲

突局势的各种因素。最重要的是,它详细地并以必要的明晰性探讨了国际社会和非洲可以采取的处理非洲大陆冲突的各种办法和手段,它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采取后续行动和加以实施的结论和建议。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后续行动,特别是在1998年9月24日举行了安理会部长级会议。

我们还感谢大会主席在大会本届会议的审议工作中对这个问题给予注意和应有的优先处理。

非洲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和多样性的陆地,冲突的根源和它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它的多样性。但是,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适当指出的那样,非洲的挑战和冲突的根源是彼此联系的,或是由一些共同主题和经验联系起来的。由于非洲冲突的起因和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复杂多样的,其解决也显然需要非洲作出有决心的努力并需要国际社会与非洲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

过去几年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个希望和非洲复兴的新时代的开端。尽管有一些失败和灾难,特别是在索马里和卢旺达所发生的事情,非洲在90年代中无疑经历了重大变革。很多非洲国家,包括我国采取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以促进政治多元化和建立一种有助于市场经济的环境。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也在非洲有了新的内容和势头,导致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分区域组织,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在经济一体化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

98-86052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用和贡献也成为最近几年中非洲取得稳定和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取得这些值得赞扬的成就和我们对最佳结果的期待和希望,过去几个月中的事态发展,即在非洲各地区中新冲突的出现和旧冲突的复发已经引起严重关切并令人忧虑不安。这使关于秘书长报告的辩论和对非洲问题的集中讨论更加及时和具有挑战性。

在涉及非洲冲突根源时,秘书长正确地作为非洲冲突因素之一提到历史遗产,特别是在边界或领土争端方面。我们的区域组织、非统组织的创始人们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些遗产的重要影响以及找到永久解决办法的必要性。他们在1963年以非凡的智慧和远见宣布,非洲国家将接受它们在实现独立时所继承的边界。正如秘书长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在过去35年中,非洲领导人的智慧和远见在防止和解决产生于非洲的领土要求的冲突方面被证明是不可缺少的。

在多数情况下,在边境争端局势中,对这项神圣原则的违反,以及使用武力,仍然是非洲的领土冲突的首要根源。不用说,即使没有这项原则,非常清楚的是,国际法禁止使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或改变现有局势的手段,除非是为了自卫。

这正是目前非洲之角的令人遗憾的危险局势的起因,它是由于厄立特里亚对其邻国所采取的不负责任的好战行动以及它最近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目前冲突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简单或普通的双边争端。它是厄立特里亚进行侵略的结果,这是对国际法和庄严载于《联合国宪章》和非统组织宪章中的原则的公然违犯。

埃塞俄比亚政府基于它对不仅是本国人民的,而且是这个分区域的和平与发展的不动摇的承诺,在厄立特里亚的侵略面前,实行了最大限度的自我克制。它接受了特别是美国和卢旺达调解人的各种和平努力、建议和决定以及非统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并进行了充分合作。然而,厄立特里亚仍然拒不接受这些重要的建议和决定。

不用说,解决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直接有关各方。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系统以及有关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不仅在促进和补充有关各方的努力,而且在确保对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的遵守方面也能起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这些准则和原则遭到如此公然的违犯时。国际社会不采取行动,以及在这种违犯行为面前采取姑息政策,只会鼓励不妥协态度并创造一个对和

平与稳定具有深远后果的危险的先例。必须明确指出,不可能通过损害国际法的原则和准则,或姑息那些采取不负责任行动的人来实现持久和平。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突出指出了对冲突局势作出反应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并提出重要建议,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已经将其中一些建议付诸实施。特别是,我们欢迎旨在加强非洲的维持和平能力和准备状态的措施,以及为处理与非法武器转让以及与实施安全理事会所施加的武器禁运有关的问题而作出的努力。

该报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外部因素在和平努力中的作用以及协调外部行动的必要性。为完成非统组织和发展局所交给它的任务,埃塞俄比亚在帮助解决索马里的危机方面已经作出,并继续作出努力。

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平行的倡议和外来因素之间缺乏协调的情况造成了对和平进程产生有效影响的阻碍。因此,认识到需要协调一切外部力量以求索马里的持久和平,现在正在进行令人鼓舞的努力,建立一套机制,协调外来因素的政策和行动。我们相信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将支持这一努力,而且我们继续积极寻求索马里和平。

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行动对解决非洲冲突局势努力的成功至关重要。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承认联合国秘书长所采取的各项重要措施,以巩固和加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同在世界其它地区一样,非洲暴力冲突的悲惨受害者常常是无辜平民,包括儿童,这使冲突的人道主义层面成为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在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冲突局势中,国际行动基本上是因为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悲剧而发起的。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明确强调,冲突所有各方都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和准则,这不是可以选择的,是必须的。需要协调和及时地采取人道主义的对策和行动,严格遵守中立、不偏不倚和普遍性的人道主义原则。绝对重要的是,参与人道主义活动的所有各部门,包括联合国系统,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避免与其使命相反的作用,它们的使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是严格的人道主义的使命。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发展是一项人权,而且仍然是非洲所有国家的主要长期目标。可持续发展对非洲预防冲突和持久和平的前景也极端重要。很明显,为了奠定非洲大陆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国际社会必须同非洲国家结成真正的伙伴合作关系,以加强非洲大陆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简而言之,虽然国际社会应该继续注重实现极端重要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但它也不能无视非洲大陆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的严重性,这些挑战是真实的,是非洲大陆和平问题的核心所在。

非洲国家认识到这一严峻的现实,并已进行深远的经济改革,旨在振兴和改造它们的经济。希望这些行动能使非洲成为吸引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些非常想要的结果基本上没有兑现。首先,外来援助程度在下降,出口收入在缩小,因为商品价格爆跌。其次,由于提供必要社会管理资本的国内资源的减少,非洲无法利用不断壮大的全球经济的好处。

因此,非洲强烈主张改革,要求有一种响应和顾及世界最弱经济国家的状况的全球化。这必须实现,办法是通过增加和执行拟订官方发展援助流动的目标,对非洲有出口利益的商品开放市场,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所欠的官方双边债务变成赠款,以及使生活贫困者更容易得到生产性机会。这方面,埃塞俄比亚充分赞成秘书长在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并在1998年9月24日安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重申的建议。这些建议正确地强调了应付非洲经济挑战的重点领域。我们相信,执行这些建议将大大有助于减轻全球化对非洲的负面影响。它也能帮助非洲国家促进非洲大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努力。

最后,让我表示,我国代表团相信,在我们进入新的千年时,只要我们大家——即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和决心,我们就一定能为非洲和平与发展奠定牢固基础。

波汉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认为,大会着手审查和重新评估我们恢复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加强非洲大陆的发展前景的集体协调努力,是既及时,又恰当的。我们的讨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非洲面临的这些问题的继续关注,以及它在非洲大陆和世界其它地区之间形成伙伴合作关系,解决这些问题的集体决心。

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1998年4月13日报告,其中提出了平衡的建议,一方面是经济和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是国内和国际方面的问题。这些建议的执行将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也支持他在我们辩论开始时概要指出的五个优先领域。我们认为,秘书处和联合国机构根据这些具体建议将要采取的后续行动步骤

包含减轻非洲各国面临的众多问题的现实和可实现的目标。

印度尼西亚重申,它支持根据不结盟运动在南非德班通过的《最后文件》中所采取的立场,为实现非洲人民设想的目标正在进行的努力。不结盟运动在承认非洲最近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积极发展的同时,为我们以全面和综合的方针继续努力集体解决各种相互关联问题的努力注入了一个新鲜的新势头。

根据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会员国的经验,在一个正在进入具有新的地平线的世界的背景下,承认和平、安全与发展三者相互关联的性质,并能导致和平解决争端,减轻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和进一步削弱它们仅有的那点优势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非洲正站立在下一个千年的门口,期望实现它的稳定和和平,实现经济繁荣的目标。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非洲人民天赋的聪明才智将成为全球经济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不过,这样一种前景就要求有一个和平与安全的环境,没有这种环境,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因此我国代表团忧虑地关注着非洲各个地方冲突不断的情况,这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进行参与,我们赞赏它们为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友善地解决争端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因为非洲的冲突采取军事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这些组织通过协力工作,消除危及安全的障碍,并进而促进和平进程,还可以取得许多成就。不过,最终还是要看非洲领导人为了他们各自人民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抛开意见分歧。时间紧迫,再也不要迟疑了。

注意到这样一点是很切题的,即在1998年9月16日的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中,安理会证实它打算采取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责任的措施,并呼吁加强非洲参与维持和平的所有方面的能力,以增强在和平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安理会上月份通过的第1197(1998)号决议,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采取一系列将有助于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措施的必要性。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将加强非洲维持和平和处理冲突局势的能力,因而有助于该大陆的稳定。

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在执行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建立重要基础设施的艰巨任务中,国际社会必须与非洲各国共同工作,加强该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贫困和瘟疫、文盲和饥饿可以酿成绝望和愤慨。只有通过

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才能在为和平解决其分歧的努力中获得既得利益。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召开会议以及仅仅搪塞地表示对非洲各国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不是提供具体的援助,是再也不能满足要求了。如果确实真正渴望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和避免代价高昂的维持和平行动和缔造和平的努力,那么就必须对经济发展合作采取全面的、协调一致的具体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给国际社会对非洲事业的承诺的可信性造成影响。让我强调我们充分支持大会在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对非洲的责任方面所作的努力。

印度尼西亚对非洲人民的支持在过去尤其是通过如下事实得以证明:它在担任不结盟运动主席职务时支持了非洲的发展事业,它参与了诸如《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等讨论会;它支持《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倡议》;以及与一系列非洲国家进行双边合作。

最后,我高兴地告知大会,印度尼西亚在今年8月在雅加达举行了有关南方首脑会议的高级别咨询会议,并将在今年12月2日至4日在巴厘举行区域和次区域合作高级别会议,这将为在2000年举行千年大会之前在古巴举行下一届南方首脑会议,以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奠定基础。我们希望,这些进程将有助于南方,特别是非洲应付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并因此促进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

贝林加-埃布托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如安全理事会所做的那样,大会今天正在审议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以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这种讨论应两个原因而很重要。首先,它涉及到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并因而也涉及到该大陆的未来。鉴于在本世纪末由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其本身引起了人们对人类未来的严重关注,非洲各国人民比其他国家更加感觉到易受影响。他们正在满怀希望地求助于我们这个为实现其自由而如此努力工作的组织。

他们正在期待着这些讨论能对情况作出必要的阐述,使我们了解时代的征兆,解释人类存在的复杂实现情况,并提供更为人道的生活条件。他们也还期待着能提出有助于采取具体的、持续的行动建议。

这些审议同样也很重要,因为它们与两个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恰恰同时发生——即《世界人权宣言》和维持和平行动——它们促使我们认识到联合国存在的理

由。的确,联合国人民创造了这个组织,除其他以外,就是要欲免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这样,联合国便肩负起了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使命,但这些努力在今天的非洲还没有取得成果。不过我们希望,只要非洲各国人民有意志和决心,在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下,这些目标就会在明天实现。这就是在这些审议中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请允许我再次对秘书长的报告表示最衷心的祝贺,我们支持该报告的目光锐利的分析以及大胆的结论。该报告呼吁我们以全面的观点来考虑安全问题,这为报告带来了信誉。只有我们共同努力减少贫穷和促进发展与民主,安全以及和平才能以持久的方式得到保证。

该报告为促进非洲的发展与和平发出了真诚的呼吁,为促进非洲大众对我们这个组织的信心作出了及时的贡献。通过它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的审议,整个非洲的男女百姓便能够听到联合国的声音,听取他们自己日常现实生活的回声。

我们认为,秘书长的报告是对非洲和平的诉求。只有和平地解决和预防冲突,才能保证这一和平。我们再也无法,而且绝对不能为了拥有和平而备战;相反,我们需要支持和平来预防战争。这两个概念是我的发言的实质所在。

在本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非洲成为许多冲突的场所。在一些国家境内,种族和政治分歧以及利益的冲突——由于没有受到适当对待或妥善处理——正不断加剧,演变成对抗和内战。同样,邻近的兄弟国家由于边界纠纷而分裂或彼此疏远。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这些边界纠纷的原因在于殖民时期所遗留的边界不容侵犯的神圣原则得不到尊重。

所导致的后果是,大量资源被耗费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之中,而民众却遭受饥饿的折磨,此外,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者以及全体居民饱受磨难,面临瘟疫、屠戮和残杀的危险。

非洲需要和平。它已经面临过多的祸患,不能再继续遭受民族间无谓的惨痛战争的摧残。要想实现非洲的和平,就必须使宽容和相互尊重再次成为非洲人的美德。法治、对话、协同努力和寻求共识以调和明显对立的利益,这比拿起武器更能维护和平。

这一对话必须是非洲国家间的通则。根据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宪章》和《联合国宪章》,所有非洲国家都承诺以和平手段,包括诉诸国际法院来解决分歧。

非洲期待国际社会支持加强非洲人自己建立的冲突解决机制的干预和行动能力。它也期待国际社会建设性和积极地支持为建立法治国家而开展的民主化进程,以确保和平与稳定。

这一援助必须公正地提供,而不能有计划地支持某些政治派别。它应帮助促进和巩固民族和谐。为了维持非洲的和平,我们也需要坚定致力于预防冲突。这就引出了我要讲的第二点。

依照《宪章》,联合国的使命是:

“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

因此,防止冲突是联合国的主要责任之一。然而,我们并不总是对预防性行动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联合国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纯粹的治疗性措施上,例如部署维持和平行动——而这些措施往往是太晚才使用。

因此,我们认为应强调采取一些能够有助于防止冲突,或者至少能防止冲突恶化成暴力或武装斗争的活动。在冲突之后或冲突之间向有关国家派遣维持和平部队是为了防止重新发生暴力。喀麦隆认为,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可决定有计划地在明显存在随时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的局势中预防性地部署部队。这对于解决边界纠纷来说尤其重要。鉴于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功,它不应仍然是这一作法的唯一例子。同样,在面对这些冲突局势的时候,应鼓励秘书长更多地采用任命特别代表的作法。

在争取非洲和平的斗争中,应特别注意小型武器的非法贩运以及它们在平民中的流通问题。这是我们所关切的一个问题。被这些武器打伤或打死的人中有90%是平民,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因此,急需努力争取就非法武器转让的监督和控制在全球达成共识。喀麦隆欢迎可望在不远的将来举行一次联合国会议,审议非法军火交易的所有方面问题。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希望联合国能提供协助,使我们能制订有效措施来遏制小型武器在我们分区域的流动。

预防冲突必然仰赖和平文化的发展。我们赞赏联合国通过常设咨询委员会向我们提供援助,帮助我们为巩固分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而开展的努力。

我们相信我们能继续获益于联合国的这一援助以及友好国家提供的援助,帮助我们开展方案,使我们分区域的男男女女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这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的序言部分这样提醒我们: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防止冲突的努力不能局限于政治上的起因,它还须解决经济上的起因。

如1992年1月31日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安全理事会所承认,

“单单国与国间没有战争和军事冲突,并不足以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经济[...]领域的非军事不稳定因素已经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S/23500,主席声明,第11段)。

因此,贫穷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点尤其适用于非洲。在那里尤其沉重的债务负担、结构调整的限制和接受的援助减少,非洲国家已不再能为其人民的福祉必需的最低限度社会服务提供充分资金。

因此,如果我们不以我们对付政治问题的同样精力来对付影响和平与安全的那些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话,我们怎能预防非洲境内的冲突呢?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十分雄辩地描述的关于安全的全面看法呼吁安全理事会——《宪章》授予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运用《宪章》的所有潜力向非洲境内的贫穷宣战。为什么不运用《宪章》第65条所描述的机构呢?根据该条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为安全理事会提供信息并在后者提出请求时向它提供协助。

为确保非洲的可持续发展,非洲所需要的首先是公平解决债务负担问题。这个问题正在扼杀我们各国的经济,其程度已经达到使其中许多国家的财务转帐成为负数的地步。秘书长宣布本星期举行一次关于非洲债务问题高级别圆桌会议,我们在此表示欢迎。它也需要同工业化国家保持平衡的伙伴关系,这将使非洲得到它所需要的援助和投资。最后,它需要审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工作方法和职能以使这两个重要手段为非洲及其可持续发展效劳。

正因为这样,喀麦隆欢迎秘书处关于集中努力解决下列五个优先领域中的非洲经济问题的建议:增加和改善官方发展援助;将所有剩余的官方双边债务变为赠款;扩大“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多债国)倡议”加入面;使非洲出口市场准入条件更灵活;和增加投资。如果国际社会履行它在这五个领域的承诺,为非洲境内可持续发展持久和平建立条件将获得真正的进展。

今年4月喀麦隆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以下一点:没有发展会构成对国际繁荣、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由于通讯的发展,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

21世纪不能容忍在苦难和赤贫的汪洋大海之中存在繁荣、富饶的小岛。因此,非洲的经济落后仍然是对我们大家的主要挑战;我们能够也必须对付这个挑战。全球均衡和人类生存取决于它。

在过去已经动员国际社会重建和发展世界的一些地方。非洲期望国际社会在第三个千年期来临之时帮助它复兴。在非洲觉醒时,它会记住这点。

马普兰加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纳米比亚代表代表南部非洲国家所作的发言以及布基纳法索代表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会员国所作的发言。因此,我的发言将努力避免重复这两个发言中已经提及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忆及秘书长题为“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是安全理事会一次正式会议的主题。就安全理事会而言,它已经采取了诸如设立工作组并就秘书长的建议通过重要决定等重大步骤,看到这些使我们鼓舞。

在这方面,我们最衷心地欢迎这次会议,它给予大会机会,将注意力集中于报告属于大会职权范围授权之内的部分。

在我们探讨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方式方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非洲大陆面对的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十分实际并且处于非洲——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和平与稳定问题的核心。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只处理症状而避免同非洲境内不稳定的根本原因进行对抗。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强调,确保和平的一切努力都与消除非洲贫困的步骤结合在一起。他具体地呼吁增

加对经济增长的投资,确保适当水平的国际援助减轻痛苦不堪的债务负担,并对非洲产品开放国际市场。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呼吁,因为它切入我们非洲大陆冲突的某些根本原因。

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秘书长1998年9月24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协助委员会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上强调的优先事项。这些优先需要包括,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量并提高其质量;考虑将贫穷国家目前所有余下的双边官方债务改为赠予;放宽进入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倡议的机会;放宽非洲出口的准入条件;鼓励对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基本上排斥在外的非洲的投资。我希望在这一点上对有关的政府和发展伙伴表示感谢和祝贺,它们将非洲最贫穷国家的双边债务改予为赠款,并增加其总的发展预算,率先对这些优先需要作出了响应。

非洲大多数国家在为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环境方面,大力行动,迅速迈出了巨大的步伐。我希望向国际社会保证,在这场促进非洲大陆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努力中,非洲不会置身事外。我们早已认识到,非洲的问题需要非洲领导人寻找解决办法,但拥有更丰富资源的国家可以做许多事情进行声援使这些办法奏效。

在这一点上,联合国应当努力向非洲统一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提供具体援助。同样,还必须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测组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政治、防卫和安全机关等分区域安全安排给予支持,前者恢复了塞拉利昂的民选政府,作了出色的工作;后者的成员国目前正在参与行动,维护莱索托王国政府的权威,并保卫刚果民主共和国不受其两个邻国的入侵。

关于联合国系统的作用,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保证高级管理小组以及那些高级管理者所代表的重要部门应努力工作,就这份报告开展后续活动。我们极为高兴的是秘书长已请常务副秘书长监督这些后续活动的执行情况。我们还希望鼓励联合国秘书长与非洲统一组织之间堪称表率接触和交流。

最后,我希望重申秘书长的结论,即和平与繁荣必须以同样的热情和优先当作一件事来处理,而政治的稳定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后盾。让我们实现促进非洲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当格·雷瓦卡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众所周知,加蓬目前是其成员之一的安全理事会已经就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的根源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报告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议,审议属于其作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权限范围内的有关建议。

在1998年4月24日举行的这两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170(1998)号决议,其中特别决定成立一个特设工作组,职责是:

“按照《联合国宪章》审查报告中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建议,并在此方面,酌情拟定一个各项建议的框架,并在1998年9月之前,提出有关具体行动的明确建议,供安理会审议”。(安全理事会第1170(1998)号决议,第4段)

由加蓬担任主席的该工作组,考虑了以下一些问题,即联合国组织与非洲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领域合作;建立非洲维持和平的能力;小型武器的非法流动;加强武器禁运;难民营的安全与中立;安全理事会监测其授权活动的能力。在这一广泛活动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在1998年9月24日的会议上,开始就秘书长的建议采取具体的后续措施。

在安理会专门讨论这项报告的会议上,加蓬已明确表示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所以我想我今天可以专门谈一谈促进非洲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秘书长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的各个方面,我要强调的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必须在非洲得到尊重,因为我们认为,非洲大陆的发展要求把公民社会的所有行动者都考虑进去。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人民必须主宰人民自己的发展。为此,他们必须确保在从事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时,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民主的规定得到遵守。

至于我们,加蓬代表团团长已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雄辩地报告了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工作。

关于可持续发展,我们赞成秘书长所说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在社会和人的方面也取得进展的看法。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社会服务以便满足基本需要和支持人力资本、特别是在教育、卫生和易受伤害群体等重要领域。

显然,如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和政治改革方面进行投资,以便创造有利于出现富有成效的私营部门和效益好的公共部门的环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贸发组织)最近关于世界各地外国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报告表明,非洲对投资者来说是有利可图

的地区。但是,我们要指出,一些年来,发展援助在逐步减少,给许多非洲国家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需要调整国际援助,敦促发达国家将援助用于非洲国家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的部门,并大量增加这种援助,以便抵消外国直接投资和本国资源的短缺。同样,捐助国应该履行其自愿作出的承诺,努力使援助方案符合受援国的计划。

增加用于非洲发展的财政资源必然会涉及一劳永逸解决非洲债务这个痛苦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然,许多捐助国已同意进行纾困,但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这方面,尽管我们赞成布雷顿森林机构支持债务最沉重和最贫穷国家的倡议,但遗憾的是,由于减免债务工作的速度很缓慢和附带条件,该倡议受惠国家的数目仍很有限。因此,我支持秘书长提出的需要在最高级别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谋求非洲债务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想法。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提出的免除非洲最贫穷国家所有债务和在合理的短时间内和在全面改革上层、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的情况下重新考虑这些国家的情况的双重建议的时机难道不是已经到来?

某些这类因素加在一起加剧了我们大陆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整个系统、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组织采取一致的行动,将有助于针对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提出的多部门建议作出令人满意的回应。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大会在工作结束时不能通过一项推动和确保秘书长建议得到贯彻的行动计划和后续机制,我们的努力就不会取得成果。

贝尼特斯-萨恩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乌拉圭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考虑:非洲局势、将维持持久和平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充分享有个人固有的自由与权利的最优先事项、大力推行民主管理。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充分尊重人权。没有和平,就不可能确保可持续发展。没有和平就不可能使行政、立法和司法这三个国家部门平等和独立地各司其职的民主政体充分运作。

我可以很扼要的说,因为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1998年4月13日在文件A/52/871中提出的出色的报告。我



们感到高兴的是,秘书长已将最初安理会要求撰写的报告同时提交给大会,因为这不仅是对联合国这一最高机构合法权力的承认,而且也突出了这些权力。

由于本身的历史、性质和特点,乌拉圭将乌拉圭在非洲的存在看作是一种兄弟间的平等以及这种情感所体现所有团结。乌拉圭唯一关心的是与兄弟的非洲合作以便确保实现非洲发展与福祉所需要的稳定。我们确信,非洲的发展和福祉意味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发展和福祉,非洲的发展和福祉将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和福祉。

为此目的,乌拉圭已在若干维持和平行动中部署了它的人员。它以这样的方式在莫桑比克、利比亚和卢旺达作出贡献,它的人员现仍正在安哥拉和西撒哈拉进行部署。

这些行动意味着乌拉圭人的牺牲;我国公民在非洲土地上洒下鲜血。虽然这意味着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化解的悲痛,但这也必然有助于提高我国军民的荣誉感,因为他们同非洲各国的兄弟人民一道为实现维持和平目标作出贡献。

但把我们同非洲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这一点。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审议了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平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我国代表团在那次会议上说,确保竞争和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在今天是增长的先决条件。

我们只要看一看非洲大陆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就能了解在这些国家农业对实现持续经济发展是多么重要。出于这个原因,乌拉圭再次重申,我们必须在各多边主管机构框架内同心协力,以便大幅度降低农业关税,这种关税现已高达600%。

我们必须联合我们的力量,结束发达国家对其农产品的出口补贴,这种补贴不利于我们之中希望实现更大经济增长、福祉、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在自由和均衡的世界市场上竞争,但我们决无法同工业化国家的国库竞争。

五天前,正是在这个大会中我们纪念《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二十周年。我们相信这份国际合作文书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是我们各国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这方面,乌拉圭同若干南美洲和非洲国家建立了非洲-拉丁美洲研究所,目的是促进这个分区域之间的政治联系,以便今后在诸

如贸易、教育、保健和农业等领域密切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交流经验。

还应指出,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这三个有着南大西洋海岸线的国家拟定了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这代表着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领域,也是对区域和平的保障。

最后,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必须强调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必须以更好、更准确和更全球性的方式展开预防外交,我们特别想到使我们能够在非洲建立和巩固持久和平的冲突后活动。

马比兰甘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提醒大会注意非洲冲突起因以及在非洲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明智的。我们赞同这样的立场,即既然这个事项应继续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占有高度优先地位,但需由大会进行审议。

非洲是一片辽阔而富饶的大陆。秘书长的报告正确地指出,非洲冲突的根源反映了非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很容易看出酿成这些冲突的各种因素。当然,其中有些因素是内部性质;其他一些是在各王国、各国和社区被殖民主义主子任意分割时过去遗留下的问题;还有一些则是经济匮乏造成的,控制宝贵的自然资源或争夺稀少的土地和水资源引发了边界问题。

这份报告中指出,自1970年以来,在非洲已进行了30多场战争,其中大多数始自国内战争。

或许应指出,人们许诺的全球化进程的惠益对非洲许多国家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即。同时,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实际上受到全球化消极力量的不利影响,在东南亚开始的经济动荡之后它们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了。这无可避免地突出表明阻碍许多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固有的条件。

我们都必须认识到,非洲持续不断的冲突对我们所有人为了确保全球和平、安全和繁荣作出的努力构成了重大挑战。除非非洲冲突得到认真处理,否则我们对世界上其他热点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将是不完全的和没有确定结果的。国际社会和非洲各国本身必须能够找到各种途径和方法来迅速结束在非洲一些地区发生的内讧、防止更多的冲突以及为和平、安全和发展奠定持久的基础。

我们认为,必须很好地协调和周密地准备建立和平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话,



“如果需要和平进程,联合国连同非统组织就要发挥作用。”(A/52/871,第18段)

当然,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等其他非洲区域机构在解决非洲冲突以及在非洲发展和繁荣方面的作用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已采纳了秘书长报告中的建议,并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在这方面,我们鼓励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170(1998)号决议设立的工作组以最迅速的方式执行它的重要任务。

我们认为,对仍然很可能发生冲突的那些非洲地区应继续努力防止武装冲突。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安全理事会第1196(1998)和第1197(1998)号决议是至关重要的,这两项决议的目的是加强对冲突地区实行武器禁运的效力以及加强非洲国家本身的维持和平能力。

如果在制止武器扩散的同时采取主动行动,使有关各国参与建立信任进程,从而使它们有着共同的安全和发展愿望,那么制止武器扩散就更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因此支持联合国能在这方面执行的任何倡议。联合国应能够制订一项战略,明确所有相互有关的因素,鼓励有关非洲国家突出稳定和繁荣的非洲对其利益的共同性。

必须使用建立和平的通常手段。这可能包括把部署建立和平的资源作为该战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可能涉及外交努力和传统的办法:谈判、调解、斡旋、实况调查团和司法解决办法。

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保护冲突局势中的平民。我们赞成秘书长报告中关于儿童和平区的建议,加入呼吁制止利用儿童作为战斗人员,并重申我们呼吁冲突所有各方尊重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原则。

除了安全问题,所需的行动还必须处理人道主义方面的需要和为受影响非洲国家的恢复和重建提供援助。向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援助是一种道义上的必要,因此必须作为对旨在解决冲突本身的行动的一种补充。它不能取代旨在解决冲突的政治行动。但它是一个必要的准备,是向全面恢复、重建和发展迈出的一步。因此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与受影响国家本身进行适当协调是至关重要的。

该战略的另一关键部分是,加强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许多非洲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方发展援助作为发展融资。重要的是不应破坏或减少这种资金来源的提供。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同一报告第90段中的评论:

“近年来向非洲提供的援助出现急剧下降。这一趋势伤害了而不是有助于非洲大陆各地目前正在开展的困难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执行工作。”

在有关问题上,联合国系统应能够维持得到捐助国充分资助和支持的发展合作水平。我们需要给有利于非洲国家的所有倡议以新的活力,例如,1990年代的联合国非洲新议程。

国际社会必须为非洲难以承受的外债负担找到解决办法,秘书长在其报告第95段中指出,

“若要在取消对非洲造成严重损害的债务方面有重大举措,就需在最高阶层采取协调的政治行动。”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就非洲的外债问题采取决定性行动。

我国代表团还加入呼吁发达国家进行特别的努力,以确保具有竞争力的非洲货物和商品进入其市场。我们同意以下建议:消灭对非洲国家产品的贸易壁垒问题应排在主要工业化国家议程的重要位置上,而且在这方面,应在有关非洲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或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采取适当的共同政策。

我最后想表示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一大会上所做的发言被转化为具体的贡献,以解决非洲大陆经年不息的冲突,并在那一地区实现和平、安全与繁荣。

请允许我还重申,菲律宾人完全支持秘书长呼吁采取具体行动,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新的势头。

哈沙尼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大会对秘书长关于非洲形势报告的审议,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审议报告提出的重要问题。它还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反思如何帮助非洲应付它正面临的挑战。大会对这一问题辩论的扩大将促进对非洲大陆问题的理解,而且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会更敏锐地感到为我们各国的发展而努力的必要性。

将这一项目列入大会议程还加强了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它在去年4月对维持非洲和平和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增长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我们今天的会议也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个幅员辽阔、气象万千的大陆。它将有助于平衡某些人对非洲的观点,使他们想到在这块年轻国家正在发展的古老大陆,也是一块充满希望和前途的土地,希望对文明作出贡献,在未来世纪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当然影响非洲某些地区的安全问题仍然是关注的焦点。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往往是悲惨的,并造成受害者首先是平民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局面。这些祸害造成的代价和损失消耗了本可用于非洲大陆发展的大量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

即使自相残杀的战争在某些地区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我们仍不应忘记,与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尤其是民族关系遭到破坏相联的政治稳定,并不是非洲特有的问题。

我国相信,联合国在找到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办法方面可以发挥根本的作用。这意味着,联合国的所有结构和机构都应有效协调其活动,并应能够适当回应出现的需求。

我们称赞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努力。无需赘言,会员国的贡献对确保这一工作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然而,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之间的合作在这一领域也很关键。经验已经表明,鉴于必须进行的各种活动,该泛非组织为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所建立的机构需要大量资源。在这方面,突尼斯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最近建议所采取的措施。我们认为,在维持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预防应处于中心地位。

关于维持和平,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为加强非洲在这方面的能力而提倡的合作方式值得在实践中加以发展。部队派遣国与能够提供装备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想法,是增加非洲国家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有益方式。重要的是在这里强调,联合国按照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责任开展这些行动并确定其任务,以及为其提供资金方面的重要作用。

因此,应积极看待为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所提出的各种倡议。我们希望强调,如果要继续和发展这些倡议,我们就必须考虑到非洲国家确定的参数,以及非统组织列出的各项目标。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预防冲突的努力不应仅限于安全问题,还应包括社会、经济问题。紧张局势和危机往往导致冲突的爆发,而冲突的根源则在于持续的贫困、边缘化和生活水平的恶化。

十分清楚,没有发展,我们便无法希望减少冲突,冲突根源常常在于贫困、边缘化和歧视。只有经济增长肯定无法保证稳定或社会和平,但是,没有经济增长便不会有各国经济和社会局势的持久改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尽管国际环境是困难的,非洲各国通过稳定化方案和结构调整方案采取了有力的经济措施。这些方案都具有多方面,除其它外包括经济和商业自由化措施,改进财政管理并使税务制度现代化。

但是我们强调,已经确立严格结构调整方案的许多非洲国家常常不得不削减其社会开支,从而减少基本的社会服务。必要的经济调整已使我们在20多年衰退后在非洲看到复苏。但是,这种改善将仍然是脆弱的,除非得到国际社会通过充分注入可靠资源和有利外部环境的支持。

因此,南方各国可通过技术转让、训练、联合企业和投资向非洲提供相当大的援助。南方各国的声援在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和交流经验的亚非论坛上已经表明。

我们认为,工业化国家和联合国系统目前所做的工作应在官方发展援助、投资、市场准入和处理债务问题方面大大加大力度。

我现在具体谈谈债务问题。人们普遍承认债务问题对投资和新的增长具有严重后果。债务不仅使实际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不可能得到公共投资,而且阻止私人投资,包括外国投资。难道我需要在里回顾非洲国家的外债,以出口和国民总产值的百分比表示,是所有发展中区域最高的吗?

在这方面,突尼斯赞赏一些国家为取消非洲国家债务而采取的主动行动。由于本大陆存在复杂的局势,我们认为应为非洲采取紧急措施来减缓外债和促进经济多样化并以官方发展援助和鼓励私营部门在非洲投资的手段动员额外的财政资源。

我国代表团欢迎就秘书长关于非洲局势的报告进行这场辩论。这种高级别讨论是我们的工作将获得积极成果的良好迹象。

门克里欧斯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在该议程项目发言时,我应首先赞扬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确保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所需措施的深刻报告。虽然该报告很好阐明了非洲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起

因和纠正办法,但是强调并阐述这些问题和解决办法和一些关键内容是重要的。

非洲问题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有外部和内部根源,在寻找解决办法时必须恰当地理解这些根源。殖民地经历给大陆留下了弊病。耗尽和毁坏物质和人力资源破坏——如果不是摧毁——了社会机构;不适当——可以说是外部植入——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许多其它不公正情况造成了非洲国家独立时的不利开端。克服这些遗留的问题已证明对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来说是极为困难的,特别是当这种企图因后来因不得不与经济发达国家建立不平等关系而复杂化,这使非洲在国际发展的所有领域中边缘化。我认为,这点需要很好地理解和接受,并在内部和外部作出自觉努力以便随着时间的流失补偿和纠正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非洲人相信而且说我们的所有问题不是我们的作为、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因素造成的,而且如果我们期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来自于外部,那我们便为自己的失误寻找不正确和不负责的借口。自非洲大部分地区非殖民化以来30多年过去了,许多非洲国家腐败、独裁和无能的政权应对这段时期内阻碍非洲各国人民在社会任何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负责。这也影响了国际对非洲的态度和反应。迄今存在的忽视非洲的国际态度和反应的任何变化只能是非洲本身内部积极变化的结果。

这种积极变化当然在非洲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负责任的政权出现了。它们致力于建立民主机构,根据其人民的需要及其人力和物质资源能力采取发展战略,尤其是加强其人力资源能力,最重要的是,促进区域合作的一体化。我认为,这种变革进程已牢固地确立。尽管在这个进程中遇到巨大问题,这个进程可以而且将只能继续前进,因为它代表越来越多非洲各国人民的积极愿望。他们已不准备接受被排斥而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许多地区爆发冲突——其根源大都同过去的弊端和经济穷困有关——和出现饥荒和其他人类疾病的同时,非洲大陆和区域以协调一致方式努力实现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能力也得到加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提高就可以被视为社会生活所有其他方面都得到改善的最好迹象,而且也证明了非洲积极变革进程的连续性。

但是,虽然该进程预计会继续下去,但其速度则取决于许多重要因素。这一切首先取决于各国国内为建立

和加强民主体制、通过和执行适当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消除腐败、确保人民民主参与其各方面国家生活等目的而进行的各项变革。在建立和平与稳定和致力于经济发展方面促进区域合作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在这些努力——即支持提高能力、增加投资、为互利开放国际市场并为非洲融入世界经济敞开其他大门——中的伙伴关系也必不可少。

就这些问题还可以说很多话,但我认为,秘书长的全面报告已对这些问题作了充分阐述。现在仍待完成的是作出真正和协调一致的努力,执行提出的各项建议。厄立特里亚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所提出的各项基本建议,并保证尽力确保非洲实现振兴。

今天非洲若干地区仍存在冲突,人们在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和其他论坛中都已对这些冲突及其解决办法发表很多观点。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边界冲突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冲突仍没有得到解决,因为除非并直到厄立特里亚单方面和无条件地撤出埃塞俄比亚声称拥有、但位于厄立特里亚既成边界内的领土,否则埃塞俄比亚政府就拒绝谈论和平解决。

侵略者不能仅凭指责受害国为侵略者就抹煞自己是侵略者这个事实。但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埃塞俄比亚代表在整个本届会议期间试图去做的事情。厄立特里亚已充分表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爆发可悲和没有必要的冲突是因为埃塞俄比亚践踏厄立特里亚主权并占领厄立特里亚领土,那些领土显然位于殖民时期确立的厄立特里亚边界以内。厄立特里亚不仅一开始就要求对这个事实进行独立核查,而且还为和平与合法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厄立特里亚仍准备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就立即和无条件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两国边境一切有争议地区非军事化和在承认殖民时期所确立的边界不受侵犯基础上划定共同边界等问题进行对话。

令人失望的是,埃塞俄比亚政府除要求厄立特里亚无条件接受其单方面撤出争议领土的最后通牒外,不接受任何和平解决提案。它还威胁除非屈服于最后通牒,否则就使用武力。

我愿保证,厄立特里亚国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谋求和平与合法解决,并谴责使用武力。我要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在大会面前作出同样的承诺。显然,拒绝接受这些原则并坚持威胁或使用武力就构成侵略。屈服于这种威胁或使用武力显然也构成姑息。

有充分独立的证词证明,埃塞俄比亚践踏了厄立特里亚人和厄立特里亚出身的埃塞俄比亚人的人权,而厄立特里亚境内的埃塞俄比亚人却受到人道待遇。我在这里所听到埃塞俄比亚代表以己之短诋毁他人,但这不能扭转这个事实。

我要重申,厄立特里亚准备尽自己力量确保与其邻国埃塞俄比亚、与非洲之角区域其他国家并与整个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并努力执行秘书长报告所提出的各项基本建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90年10月16日第45/6号决议,我现在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员发言。

朱诺女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法语发言):正如各位成员所知道的那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的使命是防止和减轻战争造成的苦难。可悲的是,非洲是其目前活动的主要舞台。红十字会在该大陆有19个业务和区域代表团以及大约3000多名工作人员,它在非洲的工作几乎占了其业务预算的一半。因此,我们感到同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根源和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有密切联系,该报告反应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关切。我们曾有幸在安全理事会今年春季举行的公开辩论期间发言,现在我们认为也必须在代表国际社会的大会本次全体会议上作简短的发言。

我们必须对自报告发表以来——在几内亚比绍、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最近在莱索托——爆发新的冲突表示遗憾,这些冲突又造成了大量伤亡。

为冲突受害者服务是红十字会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红十字会不仅同联合国、而且也同也给予它观察员地位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不断进行对话,这项工作今天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不堪设想。这种特别在非统组织非洲难民、回归者和流离失所人员问题二十国委员会框架内进行的密切合作,对更好地理解我们行动的环境不可或缺。提高我们的效力所需的宝贵联络网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理解。

我们今天将只谈一谈两个主要领域:即重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相关性和必须为协助冲突受害者采取真正人道主义行动:即为重建准备基础和创造可持续发展所需条件的行动。

我们同秘书长一样,也注意到在危机局势中严守人道主义准则的水平急剧下降。鉴于对冲突平民受害者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并对难民、流离失所人员、被拘留者和囚犯所犯下的侵害和暴行,促使那些持有武器者重新尊重普遍人道主义原则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另外,应该记住,舞台上出现的为数越来越多的非政府角色也应该义不容辞地遵守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标准。

因此,红十字委员会在这些时期只能赞同此种明确的诊断和迫切的呼吁,因为这些时期的特点是冲突在国家结构已瘫痪的国家中扩散,并出现了种种旨在维护这种或那种特性的斗争,而这些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被视为对手的一群人。在这方面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困难,与这种新的困难相联系的是我们所说的战争私有化以及出现依靠国家当局对其影响力甚小或没有影响力的私人团体或个人的部队。

非洲富有充满了它与人道主义法共有的并可在传统上制约敌对行动的守则中看到的深刻的人的价值观的传统。因此我们大家面前的挑战是恢复这些价值观,特别是在青年人这一占非洲大陆人口四分之三的至关重要的力量中恢复这些价值观。这种动员是一种长期预防性努力,使每个人都认识到,不管情况如何,暴力都有局限,并认识到发布进行暴力行为命令的人,作出这些行为的人,或容忍这些行为的人,都无法说“我不知道”。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已承诺不但尊重而且确保尊重各项人道主义法条约。因此这是对所有的冲突受害者的一种普遍的集体义务。这是人人应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非洲国家在红十字会咨询服务处的技术援助下已开始了立法改革的进程,以便在它们的国家立法中纳入为实施人道主义法特别是为起诉犯有违反行为者所必需的各项措施。

一个不幸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战犯通常能设法逃避被绳之以法。安全理事会设立前南斯拉夫特别法庭和卢旺达问题特别法庭是刑事诉讼的第一步。在罗马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现在使人抱有希望的另一个理由,特别是因为它涉及在国内武装冲突期间犯下的违犯行为,并包括各种战争罪行,例如招募15岁以下的儿童参加武装冲突、强奸、以及性奴役。

还有其他因素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望今后受害者人数将有所下降。在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的47个缔约国中,有13个是非洲国家。事实上,今天上午我们获悉,又一个国家几内亚已增添到这份名单上。我们肯定,不久的将来将会有许多其他国家仿效它们。因此,大家都必须通力合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消除地雷。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扩散轻武器的问题,而轻武器无疑是造成无数的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的原因。马里提出的在西非暂停制造、出口和进口轻武器的建议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先驱倡议。

秘书长强调国际社会必须以一贯和协调的方式利用供它使用的所有机制来找到全面解决冲突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没有它们就不能取得持久结果的那些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实际上,红十字委员会日益关切地注意到近年来若干国家表现出的一种倾向,即采取人道主义行动而不是在适当的时候在有关的国际文书框架内采取政治行动甚至军事行动。中非是这方面的好例子。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政治意愿,使用包括恢复法律和秩序在内的一系列可采用的合法手段,来消除冲突的根本起因及其造成的悲剧。人道主义援助不是一种替代办法。向冲突受害者提供援助是其目标和工作方法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各种组织的工作。大湖区居民、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的安全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点的好说明,而今天我们正在看到悲剧性后果。

因此,政治、军事和人道主义行动者在认识到需要采用一种战略办法时,必须协调它们的行动。它们必须寻求其行动之间的协同,充分注意其相互依存关系,但也充分注意各自的任务和具体作用。但是,这种办法绝不能使所有人道主义行动服从于政治目的而损害博爱、公正、中立和独立的原则。

受害者的最高利益依然是红十字委员会的关切和业务的核心理念。例如,如同秘书长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实行的制裁可能影响到未预见到的受害者。此外,我们一向赞成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豁免。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现在正在编制更为敏感的指标,用以评估甚至预计制裁对人口的影响。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人道主义行动没有任何政治特性,也不是说它从来没有对冲突进程有任何影响。诚然,人道主义组织的存在有时因无意地为战争目的服务而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在这方面红十字委员会对于吸引众多的目标和工作方法各不相同的援助机构的各种紧急状况与秘书长同样感到关切。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是这些机构应协调它们的行动并避免作出重复的努力。此外,这对所有方面的安全极其重要。

报告突出了必须综合并建立涉及援助、康复、重建和发展的各种概念和行动之间的联系。红十字委员

会充分赞同这一意见。它在其援助义务中尽可能选择了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的最终目的是让有关的个人和社区尽可能密切地参与方案的规划和执行工作,从而协助他们重新获得自主权并摆脱对外界援助的依赖。

非洲各地正在这方面作出众多的努力,以便在诸如农业、畜牧业、渔业和手工艺的领域内遭受战争影响之害的人口群体重新获得生产资料。同样,红十字委员会正在实施各项方案来恢复基本保健服务,为因战争致残的人安装假体装置,并修复供水网络以及下水道和废物处理系统。

红十字委员会在开展其业务时调动一切可得到的当地伙伴。非洲国家的组织网络系统向红十字委员会以及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它们的志愿人员经常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许多人在非洲大陆执行任务期间丧失了生命。

提供援助但不采取提供保护的措施将是荒唐的,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为冲突受害者的利益进行的任何行动必须不仅使他们得到他们所需的物质援助,而且必须保护他们免受延长和加剧他们痛苦的危险,同时又维持他们人的尊严。

红十字委员会保护行动的目标主要是确保尊重个人的生命和身体的完整。这一努力是与捍卫人权的工作分不开的,因为捍卫人权的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民间社会顺利运作并行使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关于这一议程项目的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想提醒成员们,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1次限于10分钟,第2次限于5分钟,各代表团应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伊梅尔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自上周以来,大会一直在讨论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的原因是,在非洲存在冲突。这是现实。我们不是在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非洲有具体的冲突局势,我们在讨论这个议程项目时,不能将它们轻描淡写。

目前非洲的冲突局势之一是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秘书长的报告是在1998年4月13

日分发的;几乎正好在一个月之后,埃塞俄比亚遭受了厄立特里亚的无端侵略行动。这就是现实。

今天下午,厄立特里亚代表又象通常那样,再次试图就这个冲突的性质欺骗国际舆论。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在发言就要结束时说,在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有一场边界冲突,但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目前的冲突的原因不是边界争端。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为解决边界争端而对另一个会员国发动的侵略——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4)使用武力解决一个边界争端。因此,埃塞俄比亚是侵略的受害者。

侵略者有史以来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伎俩,我们今天下午又听到有人在做。我再讲一遍,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使用了武力来解决一个边境争端,并非只有我们自己才这样说。自从1998年5月12日那个可耻的日子以来,象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厄立特里亚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埃塞俄比亚没有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

一些第三方作出了努力,首先是美国和卢旺达,一直到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大使委员会,它们最近提交了关于这个冲突的报告。这些第三方从来也没有表示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采取了侵略行动。相反,它们明确表示了1998年5月12日之前各方所处的位置。这对每个人都很清楚,包括厄立特里亚侵略者。

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机构中发言时说了一些我们以前说过的话,而这些话对大家已经很熟悉,那是因为厄立特里亚反复使用这个伎俩——说有一个边境冲突。我们一贯表示,只能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边境冲突。如果某人使用武力解决一个边界争端,那受害者就有一切权利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以扭转侵略。我必须尽可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而且不是第一次这样说。我们现在不是在对厄立特里亚讲话,因为那样做毫无意义。我们现在是在对国际社会说话。

另一种熟悉的手法是,厄立特里亚已经递交了具体建议,但这些具体建议不符合第三方在过去所提交的建议。这些人们已经熟悉的建议是停止敌对行动、非军事化、以及其他很多表现自己热爱和平的建议。

我们将不会让侵略者得到好处。我们将不会对侵略者采取绥靖政策。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将不会走这条路,因为它不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它是通往绥靖的道路。埃塞俄比亚从来没有拒绝与厄立特里亚进行对话。我们说过,我们只有在侵略得到扭

转时才会进行对话;那是我们将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机构中和平地解决这场争端。解决边界争端的场所很多,因为在全世界有很多边界争端。

我已经说过,为表现得热爱和平而重弹老调是没有意义的。最好的做法是接受第三国很客气地提出的意见:应该恢复1998年5月12日时的原来状态;一旦原来状态得到恢复,即可将那些第三方所建议的程序付诸实施。

那些建议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它们得到安全理事会的坚决支持。随后,非统组织在这些建议的范围内开始了它本身的程序。非统组织大使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最后一项建议是——我们手头的这一份文件,每个人都可以阅读——在1998年5月12日之前,厄立特里亚部队在厄立特里亚境内,而在1998年5月12日之后,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因为在那一天之前,那些领土是由埃塞俄比亚管理的。5月6日和12日之间所发生的事构成“这场危机的一个根本因素”。这是他们所说。

这表明埃塞俄比亚是侵略者吗?相反,他们确实没有用“侵略者”的个词,因为在国际社会,人们通常不是直言不讳的。但我们这里和在任何地方都要直言不讳,无论厄立特里亚政权怎样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因为历史上的所有侵略者都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因此,我们建议,应该扭转这次侵略,然后我们可以坐下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个危机。

这是基本原则。试图蒙骗他人或玩弄两面手法以改变厄立特里亚的侵略正在继续进行这个现实是徒劳的。甚至在我讲话时,侵略仍在继续。但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努力采取妥协态度,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以期实现和平解决,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屈服于侵略。

门克里欧斯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我真不愿把正在讨论非洲的冲突和经济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大会变成一个更象法庭的论坛,在这里对无法直接了解真相的听众夸夸其谈。

我真希望可以相信埃塞俄比亚代表的话。我同意他说的话,即实际上,侵略者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是正常的现象。

我们不在这里相互重复和向大会重复这些老话,我们问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埃塞俄比亚代表敢不敢在这里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就谁是侵略者,谁不是侵略者——谁



侵犯谁的领土,谁不侵犯,作一次独立的调查。我们的这一邀请仍然有效。

关于和平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次听到埃塞俄比亚代表继续歪曲过去有过调解的尝试,提出过政治建议——不是根据调查事实提出的建议——的事实。我们确实曾经要求对事实进行一次实地调查,然后提出具体建议。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

如果非统组织曾经接受一项最后成文的建议,但又认为没有理由继续推行,那么一组尊敬的非洲国家元首本来就没有理由派大使前往实地调查,然后研究事实情况,提出解决的建议。这些国家元首们刚刚邀请双方领导——两国领导人——在今后几天,或许一两个星期内前往瓦加杜古参加一次会议,听取他们介绍调查结果和提出建议。我们已经接受并同这一进程合作。

继续坚持说已经有了大家已经接受和最终敲定的建议,只有厄立特里亚不遵守,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不合情理。已反反复复说了不知多少次。

厄立特里亚再次重申,它准备同非洲,同非统组织的和平努力——支持这一非洲尝试,这一非洲努力的和平努力——合作。这一进程正在继续。我们希望埃塞俄比亚政府也能这样做。

伊梅尔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俗话说,“有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在厄立特里亚代表刚才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中,我们至少听到了一些内容。他谈到了调解,谈到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进程,提到了非统组织尊敬的国家元首们。他提到了那个大使委员会。正如我所说的,那些大使已经提出建议。所有这些他在主要发言中谈到时都想掩盖。因此我说,至少就我们所知,这是厄立特里亚迄今行为上的一个进步。

厄立特里亚代表说,本机构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就在文件中,文件就摆在那里。我们可以向每一个人提出这些文件,让他们自己判断。这不是抽象的,不难找到。因此,说本机构无法了解真相,完全是歪曲。国际社会可以了解真相。它能了解真相。

他还谈到一次独立的调查。大使委员会已经进行了独立调查,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些大使已经向他们的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报告,他们的外交部长已经向两国政府递交了这份报告;当然,国家元首们正在准备提出他们的建议。所以我希望,我们所谈的不是厄立特里亚政府企图建立的独立调查,因为他们一直在规定条件。条

件之一,他们说,关于所有这些停止敌对行动、停火、非军事化,“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具体建议”。然后他们又提出这一建议,即现在需要进行一次独立的调查。与此同时,他们又在说,而且我们现在听到——至少象我说的,是有点内容——有一个进程正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这是事实,这还没有完成。但在此进程中,每一步都有结论。有结论,这是事实。不管厄立特里亚喜欢与否,这些结论都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而且他们已经拒绝了这些结论。我们接受了。所以,现在已有改善,但是局势不会变,因为在采取具体行动时,我们看不到厄立特里亚政府有任何行动。

今天下午我要重复我已经讲过的话。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准备走到底,和平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意味着接受侵略,让侵略者享受侵略成果。这就是我要一再强调的。这里谁也不应该有任何幻想。厄立特里亚政府毫无幻想我们将接受1998年5月12日侵略的后果。进程在那里。这一进程的结果必须是扭转这场侵略。然后我们会坐下来谈判,不论谈判需要多长时间来解决边界争端,我们从来不否认这一争端的存在。

门克里欧斯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我只想提醒大会,我刚才听到以武力相威胁。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一直在发出这种威胁,即厄立特里亚必须单方面撤出有争端的领土,这些领土相当清楚是在厄立特里亚境内,但埃塞俄比亚政府声称是他们的领土,而且除非我们单方面、无条件地这样做,他们就将对用武力迫使我们这样做。这正是我们刚才听到埃塞俄比亚代表说的。

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从一开始就这样——你使用武力,然后对方进行自卫。就因为你大叫“侵略”,你就期望大家接受这是侵略。使用武力和我们刚才再次听到的威胁使用武力,已经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厄立特里亚已经拒绝使用武力,再次重申拒绝使用武力,准备用和平和合法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正在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努力合作,以拟订一份报告。

我再次对埃塞俄比亚代表表示怀疑,他说已经有一些报告,说本机构可以获得这些报告,说这些已完成的报告来自非统组织的和平进程。我们仍处于和平进程之中。我们仍在等待国家元首们不仅提出有关其调查的全面报告,而且也提出他们有关和平解决办法的建议,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寻求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我们过去进行了合作,我们将来也将继续进行合作。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遭受威胁,枪口实际上正对准我们的脑袋,并且每天都在提醒我们,埃塞俄比亚已经完成了战争准备,埃塞俄比亚实际上正准备把我们厄立特里亚人驱出自己的家园——显而易见是处于厄里特里亚控制之下的土地。我们一直表示为了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我们准备使所有争议地区非军事化:双方在整个边界和所有有争议地区实行非军事化;我们还准备要求在这一地区派驻国际监测机构,直至我们和平地标定边界为止。

所有这些对埃塞俄比亚政府来说都是很明确的。尽管如此,埃塞俄比亚还是提出种种条件,并说除非它的这些条件被厄立特里亚无条件地、单方面地接受,除非厄立特里亚人撤出,否则他们就准备使用武力达到目的。他再次重复了这些说法。

我们也准备捍卫自己的权利。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捍卫我们自己的领土是我们的权利。尽管存在着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威胁,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就是这些威胁,就是这种使用武力,就是这种依赖使用武力的做法,的确从一开始到现在便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每天都在重复这些威胁。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和平气氛呢?这提供了什么样的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气氛呢?难道是恐吓吗?难道是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每日重复的威胁吗?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最后一位发言者行使答辩权。

我愿通知各成员,关于这一项目的决议草案将在稍后日期提交秘书处。

#### 议程项目 113

##### 1998-1999 两年期方案预算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53/485)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没有人根据议事规则第66条提出任何提案,我就认为大会决定不讨论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因此,发言将限于解释投票或立场。

各代表团有关第五委员会的建设的立场已在该委员会阐明,并且反映在相关的正式记录中。

我提醒各成员,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7段,大会同意

“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委员会审议同一决议草案,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解释投票一次,即在委员会,或是在全体会议,但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的投票与其在委员会的投票有所不同时,不在此限。”

我还想提醒各代表团,也是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解释投票以10分钟为限。

在我们开始就第五委员会的报告所载的建议采取行动之前,我愿提醒各位代表,我们准备开始以在第五委员会采取的同样方式作出一项决定。

大会现在就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该项决议草案题为“根据大会1997年12月22日第53/220号决议的要求,分析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九届大会的决定提高总的成本效益,包括改组政府间机构和改革秘书处所实现的节余,以及根据大会1998年3月31日第52/462号决定提出的提议”。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第53/3号决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了本阶段对议程项目113的审议。

下午5时45分散会。